

現代新詩選

春之復活

書店印行



春 之 復 節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康德五年八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五年八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 春之復活

(全一册)  
定價叁角

編輯人

李

新北京大街三十號

紫

函

發行人

宋

新北京大街益智書店

逸

民

印刷人

董

新北京四馬路通順胡同二號

裕

民

印刷所

益智書店

新北京四馬路通順胡同二號

印刷部

發行所

新北京  
北大街

益智

智

書

店

電話二·五一九一  
振替新北京二三五六號

## 論新詩

臧克家

關於新詩，我不贊成要一定的形式。無論如何解釋，形式一固定便成了一種限制。我們才從舊圈子裏跳出來，不能再走入新的圈套，不過我也不反對別人在更有理由的底下創造別種關於形式的理論。我覺得形式固定了就像兩道長堤一樣限制得河流不能更壯闊的奔放。並且，偉大的詩人會不受這樣箝制。如果要我舉例，那很多。西洋的商籟體，莎氏比亞就不遵守，而在上面加入了自由，後來的人沒有敢非議的，而且將他所用的那一件，稱爲莎氏商籟體。大詩人杜甫李白也會創了新的格調。我認爲新詩的形式應該由內容來決定。如果你要用大的材料寫長篇詩，那麼形式也得隨着擴大起來，而字句的多寡，行列的排佈又與內容氣勢有莫大的關係。寫英雄情緒的詩和寫兒女纏綿的詩決不能用同一的形式。自有新詩以來，我所見到的形式只是宜於表現後一項的，因爲沒有過偉大內容的篇什：所以偉大的形式只好將來發現了。

新詩須要音調，那是應該的。音是音節，調是調子；音節不是韻律，音節和調子是音樂性的而不是音樂。音節，在韻脚上有時找不到，是韻脚範圍不佳音節的原因。所謂調子，是指字句地位的排

列。某種感情和思想，適合於某種音節和調子是一定的。這和一個字顏色的鮮亮和黯，及聲音的響亮和低啞有着密切的關係。這裏邊的道理在門外人看來是無限神秘的，而說到真處，是必然的。直到現在，我所見到的新詩的音調，不是模仿外國就是模仿前人。前者不必說是不應該，只模仿先進的人也足以妨礙後日的發展。新詩的音節，至今還不外一二兩行押韻，或二四對押，或中行押韻數法。其實說押韻是不甚妥當的，應該說是調音節。有些人還在用不同的單音字填十四行，這幾種全是來自外國的。我認爲目下需要一種沈重音節和博大調子的新詩。只在鏗鏘的小音調裏兜來兜去，新詩是沒有希望的。話要說回來了，沈重的音節和博大的調子是須有沈重的大時代的音節和澎湃的博大的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作爲內容的。按理說應該有這樣的作品出世，而爲何至今還看不到呢？

新詩的詞藻是一個大問題。這也便是如何區別於舊詩詞的一個關鍵。初期的新詩，納入了許多舊詩詞的句子，弄得成爲「四不像」；這個問題早有人注意到。但主張也不一致。有的人主張字句要華貴，有的人全用土白寫詩。並且各人都有試驗。新詩既是活的語體詩，那麼用土語是應當的。不過這土語須得具有相當普遍性，用到句句加小注也不免叫讀詩的人感到滯氣。土語入詩古詩早已有過，詩經的國風也全是當日通俗的土語，它的用處大過一切文人學士的製造。有很多的土語民謠是可以入詩的。因爲這種東西是不容易形成的，它具有一種特別的魔力，你想形容某一種境界，非它那一句不恰當

有句俗語：「無事生風」，我會用它形容過靜的山谷，覺得最合適。靜到了「無事生風」也可算盡致了吧？類似這種成語遍地皆是，只要詩人留心便可採來的。新詩的句子我不贊成過艱深（雖然我自己也犯過這種毛病），弄到了晦澀的地步。句子是要深刻，但要深刻到家，深刻到淺易的程度，換句話說須把深的意思藏在淺的字面上。

一般人把新詩看得太容易，寫幾篇詩便自命詩人，這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看得太容易，所以隨手亂塗，給社會上的人對新詩以惡劣的印象。這種的人是新詩的罪人。他不知道寫詩的苦處。一個詩人須得先具有一個偉大的靈魂，須得有極熱的心腸，須得拋開個人的一切享受去驗人生最深的各種辣味。還得有一雙靈敏得就要發狂的眼睛，一轉之間便天上下地，地下而又天上。他應該最先看到未來，用力去促未來早日實現，而偉大的詩就是從這實際和精神中產生出來的。

一個詩人須得執着人生，執着詩，要把詩看得比生命還珍重！要用人間的一切學問和世情鍛鍊自己，而感情往遠大處放。詩人要以天地為家，以世界的人類為兄弟。有這樣的胸懷他的詩才能够偉大。對於一句詩，一句詩的一個字，一個真正詩人他是決不放鬆的。要形容一種東西，他展開思想的門，選了又選，結果從無數思想中他只放出最合適的一個來。對於句子的排列，那匠心比玉人雕刻一塊寶石時候的心還細，還苦，他的詩句全是用心血塗成的。

一般喜歡詩的人們，現在似乎都轉了愛好的方向，風花雪月和情詩大家都已厭煩了，這是種好現象。同時有些新進的人都在向着健康的道路上走，雖然我們自己是沒有偉大的希望，然而也可以作為一架過渡的橋樑，使後來的人踏着走向偉大的路。



# 春之復活目次

春之復活	芳印	一
尋春底心	麗尼	二
春水船	俞平伯	三
夏晚	林庚	四
秋	麗尼	五
露的一生	劉大白	六
竹簫聲裏的西湖		六
秋夜湖心獨遊		八
菊	俞平伯	九
秋林	劉廷芳	一一
啊，秋啊，不甯靜的	麗尼	一二
冬宵殘句	流沙	一二

冬	朱榭	一五
錦帶橋邊	劉大志	一五
離別之前	劉楚羣	一七
觀醉		一八
舟中		一九
真誠		二〇
月下		二〇
飄忽如晨霧	葉光	二一
淡淡的膜	心泉	二三
雜詩		二三
舊夢	鍾敬文	二四
想會見的		二五
啊心腔		二五
笑歌	趙景深	二五

晨.....  
葉蒼冷  
二六

低語.....  
二六

我的心.....  
汪蔚明  
二七

月光中.....  
二七

春風搖擺着腰肢.....  
戴敦智  
二九

對落花祈禱.....  
黃曼果  
二九

你是一種體透的強光.....  
黃昭輝  
三〇

你若不愛我.....  
胡越  
三一

永遠的夢想.....  
胡越  
三一

我是已經嫁了的人.....  
戴志偉  
三二

重遇.....  
竹印  
三三

橋頭別意.....  
竹印  
三五

神往.....  
三六

風雨裏的呼聲.....  
三七

幽默.....  
三九

墓地之花.....  
徐玉諾  
四二

回憶.....  
鄧敏祥  
四三

黃昏.....  
劉大白  
四三

寂寞.....  
朱自清  
四四

靜.....  
朱自清  
四六

旅路.....  
簡文文  
四七

歌.....  
林疑今  
四八

借火.....  
林疑今  
四九

獨遊.....  
徐訏  
五〇

暮霞.....  
徐訏  
五〇

失題.....  
朱潮  
五一

燕子.....  
朱潮  
五二

十四行詩.....  
五三

輕愁	.....	五三
寂寞	.....	五四
峭寒	.....	五五
詩人	.....	五五
期待	.....	五六
愛的頌歌	.....	五七
靜境	.....	五八
人生的領域	.....	五九
我底新生	.....	六〇
洋車夫	.....	六一
拾煤球的姑娘	.....	六一
女子的笑渦	.....	六二
神奇的事	.....	六二
是耶非耶	.....	六三

別把池岸弄暗	.....	六五
去後	.....	六五
深夜的街頭	.....	六六
追憶	.....	六七
黃昏與孤寂	.....	六八
尋夢的人	.....	六八
感傷的少女	.....	六九
流浪者之夜歌	.....	七一
有閒	.....	七二
一人	.....	七二
是你撒碎了我的心	.....	七四
聽琴	.....	八〇

最新  
詩選

# 春之復活

春之復活

荷印女士

是萬綠的叢林，  
是嫩青的草原。

縵烟羅的白雲

正向着朝曦舒捲。

綺麗的芳園

迷漫着翠苔清溫。

這脆嫩的鮮葩

剛吐着穠鬱的春魂。

爲着那滴滴似玉的

露珠，鮮潤。

爲着那穿林的驕陽

春之復活

流光溫勻，

爲着那渡葉的微風

吹拂清純，

讓這玄美的春天，

占盡了世界的芳辰，

你活躍的生命，

在蘊鬱的花蕾裏開展；

你鮮新的心靈，

在脆綠的波圈裏流閃。

爲了你花一樣的精神

月一般的清輝，

生！努力地生吧！

看春之愛神正向着你低徊。

我待滿注着心瓶，

將你的生命花供養；

在我溫存的心海裏，

你將優遊地蕩漾。

讓我們的世界裏，

不盡的照耀着春陽。

春天，永永地

這白玫瑰的花香儘到處飛揚。

## 尋春底心

麗尼

我尋找着，在這春底懷中

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我幾乎沉醉了，在這春底懷中；

但是我仍然繼續着尋找。

少女從我底身旁過去了，她們嗤嗤地笑着，

說這是一個癡心的尋找，

她們說：「看那癡心的尋找者。」

似乎是，我是在荆棘之中尋找桃花。

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

想得到一枝桃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紅色的引誘，如同處女底唇一樣的引誘，

使我沉醉着，不斷地尋找。

越過了荆棘，籐和刺扯住了我底衣角，

微風似乎是在怨語，似乎是說我底冷淡，

也許是吧，微風正吹動了我底薄衫。

我尋找着，在春底懷中

想得到一枝花；春是這般地美麗的。

蒼古的莊園和廢墟，我在幼時會沉醉的，

如今已被我遺忘。

當太陽沉落了，怕人的晚霞

回照着我母親底住屋的時候，

有我兒時的遊伴在那裏輕聲嘆息。

但是，我仍然尋找着，

離開了她們而尋找一枝桃花。

## 春水船

俞平伯

太陽當頂，晌午的時分，

春光尋遍了海濱。

微風吹來，

聒碎零亂，又清又脆的一陣，

### 春之復活

呀！原來是鳥——小鳥底歌聲。

我獨自閒步沿着河邊，

看絲絲縷縷層層疊疊浪紋如織，

又盪着陽光閃爍，

辦不出高低和遠近，

只覺得一片黃金般的顏色。

對岸的店鋪人家，來往的帆檣。

和那看不盡的樹林房舍，——

擺列着一線——

都浸在暖洋洋的空氣裏面。

我只管朝前走，

春之復活

想在心頭，看在眼裏，  
細嘗那春天底好滋味。

對面來個纏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隻櫓插在舷唇，

敝面開紋，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曬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癡看那黃波浪。

破舊的船，

襤褸的他倆，

但這種「浮家泛宅」的生涯，

偏是新鮮，乾淨，自由，

和可愛的春光一樣。

歸途望——

遠近的高樓，

蜜重重的簾幙，

儘低着頭呆呆的想！

夏 晚

林 庚

山後喧囂沸騰，  
草間的顏色，

浸入悄然的熱鬧裏。

沙漠一角地上的影子，  
有紅的帳篷，  
與駝背上的人。

晚風中鏽了的鐵翅飛過，  
展在天際，  
遠處見點點沒落的旗幟，  
黃昏的太白星，  
青亮的，若當年之豪放，  
解釋了一切，  
給與過路的少年人。

春之復活

夏之昏野的流思，  
在螢火蟲之前飛來，  
樹與田間，  
紅黃和藍色的野茉莉  
盛開了。

秋

麗尼

想罷，當落葉在階前競走着的時候！  
啊，今夜晚我實感覺了寒冷。  
昏夜的風是要捲走我底靈魂，  
使我與草木一同枯槁啊！  
不願意傾訴，我已疲倦於這個，  
任這灑灑的情懷充滿着鬱寒罷。



爲了我底重量，  
我是不自主地伸出了手來支持着。

不如讓心靈組織它自己底悲劇，  
而將自己逍遙於沉冥之中；  
祇有今夜我是沉淪了，  
我是沒有思慮，渾如已經死去。

露的一生

劉大白

幾滴的露：  
有的在花心裏聚；  
有的在花瓣上吐？  
是誰作主？

聚的沁入花鬚；  
吐的潤下花趺：  
就乾枯，  
也和花同化花下土。

不憑誰分付，  
只是愛近花膚。  
傲倖教花吸住，  
到底在花懷抱裏，算這一生，不虛度！

竹簫聲裏的西湖

劉大白

淡月微雲之下，  
西冷橋之上，  
女性歌喉底顫盪：

船兒便斐回地了。

這是何等的自然啊！

螢火蟲起來聽喲，

蝦蟆們起來聽喲。

羣山也起來聽喲。

果然——螢燿燿的流了，

蛙閣閣的鬧了，

一味的亂着了。

只青山是睡着！

只青山是睡着了！

他們久已被擁抱在月姊姊底一雙白臂膊底中間

了！

雖戀歌似的笑，

春之復活

挽歌似的哭，

只當作迷迷的眠歌聽啊！

歌聲跟着白衣裳散了，

小樺兒載着沈重的心絃一束，悵然地歸去。

如解人意的，

請慢慢的搖啊。

終是要歸去的呢！

寧可搖得慢慢的啊，

假如你是解人意的。

船絃雖是將要偃着，

穿白衣的她們，

面龐是尙黑的。

月光底淡薄，雲氣底朦朧，  
知道怨誰好呢！

近了！

碎的是笑語聲，

重的是槳聲，

斷還續的是簫聲，

默着的，我們底聲。

竹簫低到可愛，

圓到可憐了；

又匆匆蕩過湖心去，

在別的心琴面前陶醉。

打亂了湖上的低簫，  
那雙槳的罪過呀！

誰送我們到繁燈之下的？

只柏香雲菱知道啊。

### 秋夜湖心獨遊

劉大白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遊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暮地一聲蕭，

挾露衝烟，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從湖心裏，

陡起一絲風，一翦波。

彷彿耳邊低叫道

『深深心事，

春之復恬

要瞞人也瞞不過。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見你心中有伊一個。』

菊

俞平伯

軟洋洋的葉，

托着疏刺刺的花，

對着呆鈍鈍的人。

昂着頭她笑我；低着額她怕我；

歪着腰她躲我；扭着身她厭我；閉着眼睛不願

見我。

瞧她不睬我，問她不答我。

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她，

九

誰不說咱倆是朋友！

『不是，』我不願說。

『是呀！』我又不敢說。

況她沒有說什麼，

我還說些什麼呢！

只厮守着清清冷冷，悄悄綿綿的秋夜，

的搭的搭一秒兩秒的過去。

說近——何嘗不是眼前，

遠——天邊。

我——她好比隔條河，

沒有橋兒跨，船兒划。

金的黃，玉的白，深紅淺紅，

我眼裏感她；

花冠葉綠，雌雄蕊兒，

我心裏識她。

但她底天真，

偏被濃脂淡粉層層疊疊遮遮掩掩。

她是怎樣？究竟怎樣？

我却不知道。

她怎不恨我，厭我，遠我，

誰是蠢人？

她嗎？我呢！

她爲她生，沒有爲我；

無我亦可以有她，有她且不關我。

栽在盆中，插在瓶中；

我底歡喜，她的悲痛。

這算什麼，成個什麼呢！  
唉，以前的，以前的幻夢，  
都該拋棄，都該拋棄。

那里有河流？

誰要什麼橋兒！誰要什麼船兒！

『山頭，田畔，河邊，

你老家；

去呀，去！我送你！』

## 秋 林

劉廷芳

我在秋林中散步，

看滿林黃葉如金。

我細思：

春之復活

這是何等可羨慕，  
人生暮年的晚景！

照透一歲의黃昏，

烈火，已焚燒了秋林，  
燒的是：

青春記憶之林所斟，

青春早忘的樂境。

老年人靜坐如秋林，

遊永遠不完之夢境。

他們的；

歲月如小溪流一般，

有無限奧秘的平安。

金色輝煌的羨麗，

是老邁衰落的秋林，

我心說：

要孤單便如中天的明月！

要老邁便如水花的恒星！

啊，秋啊，不甯靜的

麤尼

祇因你底悲鬱的呼號

使得我們全都蟄伏了。

夜晚，當風從樹林經過，

就好像有受難的母親

產生着難產的嬰孩齟！

啊，秋啊，不甯靜的！

我疲倦於沉思在你的懷抱；

或擁着你底單弱的手臂

以遣出自己底牢騷與寂寞；

我祇要求你給我一個撫摸

如那落在水上的淡黃顏色呀！

啊，秋啊，不甯靜的！

當昏暗到來，一切無光的時候

我何用乎再遲疑着在田畝？

那時你的手會隨着風仲來，

徐徐地落在我底脫落的頭上；

如此就是我和你，你和我罷！

啊，秋啊，不甯靜的！

冬宵殘句

流沙

一

弦上歸心

彈動着

金色的夢，

朋友呀！

先將紅豆作彈丸，

送，送，送……

二

都是在

夜衾之下啊！……

兩地人兒，

想風前橋畔，

對波影孤星，

應是一樣——盤桓——

春之復活

三

生之殘樂，

在窗前，

在枕際，

在溪邊，

總是一般滋味，

無聲地奏着。

四

數點雨聲，

一陣風嘯，

在荒郊，

望遠火如燐，

樹張魔爪，

啊——冬宵！

一三



五

風雨聲裏，  
泥濘道中，

硯矣！

休把藝術的

征鞍，

放在驢兒背。

六

繡案邊，

剪下的

紙花殘片，

印着鞋痕，

也說是

Melancholy 麼？

七

不在洪水，

也非沙漠

是一根落下的羽毛

從天使之翼，

在這裡，

也在那裡。

八

月出皎兮，

山之阿！

白楊樹上

子規啼着，

看啊！——是誰，

誰掘了靈魂之墓？

冬

朱 隴

冰氣中蜷縮着枯的枝條，  
三片兩片殘葉枝上飄搖；  
南飛去的歌鳥留下空巢——

樹兒靜悄，

牠正夢，

夢着初夏今宵。

只有白的濃霜鋪遍寰中，  
只有一輪冷月懸掛天空。

肌如雪的嫦娥獨宿深宮——

月兒朦朧，

如正夢，

夢着丹桂香濃。

春之復活

錦帶橋邊

劉大杰

—

我就寄居在這波橋邊，  
我就流落在這灣水畔。

這邊的花兒，

紅着清馨，

那邊的葉兒，

綠着——層陰：

夜色罩着幽沈，

月光映着陰岑：

風兒是冷冷，

水兒是深深：

來來去去的，

一五

是紅紅綠綠的男男女女，  
淒淒迷迷的，

是煙煙霧霧雲雲。

誰說看不盡這裏的碧水山青，  
但也減不了我的，

孤孤寂寂，

冷冷清清。

總是帶着無限的鄉情，  
在我頻頻的回顧。

(二)

重圓的月兒，  
今宵又照遍了海濱的荒憬：

近日海兒那邊的江南，

綠柳的江濱，

可會映了不少的臺榭的倒景。

你可去！朋友！

你可去看看那日夜長流的清波，  
能否找着我們別時依依的倩影。

唉！今宵的這兒，

月兒又是清清，

風兒又是冷冷！

(三)

我會在這渡橋邊，

悵望過我的故鄉：

我會在此花叢畔，

傲嘯過我的胸懷。

對着碧海的茫茫，

幾度想展開我的雙翅，

望着青天的明月，

也幾度試躍着寶劍的寒光。

朋友！你看罷

就在這堆山峯過去的那點兒蕩漾的微明，

正是我要走的藝術的大道。

## 離別之前

劉夢葦

坐攏來些呀女郎！

不要爲離別悲傷！

這纔是離別之前，

就何必淚流臉上？

儘管親親地吻我，

與我緊擁着不放；

你怎麼不說話呀，

春之復活

和平常愛說一樣。

你怎麼不說話呀，

和平常愛說一樣？

我知道你的情懷

早蘊着萬種淒涼

你縱有滿腹心思，

也只好由我猜想：

呵你底淚濤激張，

我底心潮呀鼓蕩！

來讓我把你牽着，

到林下伴我遊逛；

這是最後的相親，

明晨已天各一方，  
知我們離別之後，

何時再互相依傍？

在這離別之前呀，

可不要辜負時光！

看活潑的小鳥們，

牠們正雙雙飛騰；

小鳥們小鳥們喲！

你們在愛裏永生！

但你們也離別麼，

和我們一樣不幸？

我們明天此時呀，

早已是隻人隻影！

觀 醉

夢 葦

嬌嫩而肥柔的玉手擎起了長頸酒盞，  
殷紅的葡萄飄漿向她櫻唇裏面流湧；  
在煌煌的燈光之下，那痛飲的風致，  
令我憶到古代掛劍赴敵的女中英雄。

她本是美麗的結晶，肉體乃至魂靈，  
春水微波的笑頰，熱烈的愛底象徵，  
冰雪清品的心境，花般活潑而溫存！  
那美妙的壺中物引誘她放情地豪飲。

飲罷，飲啦，再飲，你美麗的英雄！  
讓美酒滋潤着歌喉，沉醉你底憂忡！  
奮勇，我們底愛的前途有荆棘叢叢，  
請永用幻想和熱情創造浪漫的深夢！

詩織成的臉兒已是桃花一般地渾紅，  
眼迷迷地動，眉笑兼顰，髮已蓬鬆：

猶自殷勤問詢：『怎麼，我醉也不會？』  
猶自掩飾頻頻：『何曾醉？你們做夢！』

目光無力地四瞬，羞澀地攪鏡自省：

『我醉啦，心搖蕩無定！』音樂的微聲。

掩映燈前的酡顏，欹臥椅上的醉態：

呵！我未曾把盞，爲甚也醉迷沉沉？

她是爲了憂悶，還是被激動於歡情？

還是目擊我不幸的慘境而爲此狂飲？

心跳的不安情狀，頭昏的難受模樣：

呵！我未曾舉杯，爲甚也苦楚萬分？

## 舟 中

夢 葦

在擁擠的輪船之中，

只要有一人是在向我目語，

不一定需要什麼甜蜜的話，

我已滿足了人間的無限幸福！

在嘈雜的聲浪之中，

只要有一句話是對我說的，

不管我願不願聽或者懂不懂，

我已享受了人間的無限恩寵！

這小小的小小的願望，

終成了個不可實現的夢想！  
我與人們本不過是偶爾同舟，  
許不該在同舟之外有所希求？

即同舟也不能同到永久，  
這一截路中又何必妄求？  
在此時接受了人家底賜與，  
分別時不反要離情悠悠？

我獨立在輪船邊上，  
飽嘗這夜國底風光；  
更仰望墨染了的穹蒼，  
靈魂兒早欲飛向彼方！

星星們盡在那兒跳舞，  
彷彿還聽到歌聲咽鳴；  
嫦娥也正在向我目語，  
要我底靈魂乘風歸去！

真 誠

你把我一片真誠，  
付諸那淼淼流水，  
化作了漾漾的愁紋；  
勞風兒收拾攆來；  
織成了水底的月明；  
但見月明在對你笑靨——  
可知道他是我真誠底結晶？

月 下

只聞到花兒底幽香，  
認不清花兒底色相；

誰將古銅鏡，

掛在碧雲邊上？

誰將古銅鏡，

浸在清水池塘？

我底影呀——

他已倒在晶瑩的塘裏，

他已倒在灰白的地上，

月呵，水呵！

我又在什麼地方？

月兒帶羞地微笑，

水兒也不起波濤，

但聽得一聲聲地，

蛙鼓頻敲，

蛙兒啾！

叫，叫，叫，

把春光叫老！

### 飄忽如晨霧

業光

1、

歡愛之泉竭了，

凝愁之雲消了，

似飄飄的烟，

似渺渺的夢，

散了！逝了！

悄悄然無痕呵！



2、

從此以前，如風揚烟，

從此以後暗如漆，

只此刻阿尙自擾，

但的達，的達，一秒一秒的

輕輕的逝去了！

3、

滔滔的流往下，

逝者不可復齠，

隔岸的招呼，

相望而不可即，

茫茫的希冀之涯，

無橋可跨，船可渡！，

4、

人呢？我呢？

冷嗎？熱嗎？

在未燃之先，

在既燼之後，

都只是這般呵！

5、

如晨底輕霧，

如夢的迷離，

一切都遞嬗相忘了，

朋友呀！

請從毀滅中給以寬恕啊！

6、

縷縷層層的漪紋，

漾出支離不定的心影，

水長流，影逝了！  
願長保澄澄心池，  
莫再蕩春風呵！

### 淡淡的膜

業光

渺渺我底懷，  
悠悠夢裏情，  
只脈脈的回憶中，  
還有依依的存在，

悠悠我底懷，  
渺渺夢裏情，  
總是這般淡淡，  
休相見便怯怯的！

春之復活

淡淡的心，  
怯怯的貌，  
只這一層淡淡的膜，  
罩住怯怯的心胸！

### 雜詩

泉

1、  
一縷詩情，  
從心底湧到指端上來了！  
但他剛欲提筆揮寫，  
伊又早已躲得無蹤無影。

2、  
茫茫大地，  
何處求同情？

淚兒還是向心裡流罷！

3、

夢中會到的

幾個安琪兒，

醒來都不見了！

却只留下親切的影兒，

永遠飄忽在濃郁的回憶裏。

4、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的袍子，

向無力的晚陽，

顫動着哀音

報告牠們

快要離開這世界了！

5、

無垠的沙漠上，

走着顫顫幾隻人影；

夕陽漸漸沉了——

影兒淡至欲無；

啊！人類的渺小，

自然的偉大，

詩人和畫家，

也只好一齊擱筆微嘆了！

舊 夢

鍾敬文

無聊的已丟撇了的舊夢，

偏有如許令人追尋的情味——

在挨不過寂寥的當兒。

彷彿想到去年的一個旅夜，  
我獨坐在清冷的山館之中，  
靜聽着荒村的野犬狂吠。  
匆匆的已是一度長年了，  
今宵山館中遠遠傳來的大聲，  
可還有個多心人側耳在聽？

### 想會見的

S

想會見的，  
想會見的，  
想會見的，  
想想看又是怕這會見，  
舊日的戀人呀。

### 啊 心 腔

S

春之復活

啊心腔，  
你能有多大，  
怎的能容得下如許多的愁？

### 笑 歌

趙景深

這是綠樹快樂的笑着，  
琤琮的流水笑着流着；  
這時空氣隨着我們快樂的心笑，  
綠山也隨着我們快樂的心笑。

這時牧場帶着活潑的綠意笑，  
蚱蜢在快樂的香氣裏笑；  
這時瑪麗莎珊和愛美萊  
張着甜蜜的圓嘴唱：「哈，哈，哈！」

一一五

白色的鳥在樹蔭裡笑，  
這時我們的桌上鋪好了櫻桃和堅果。  
到這裡來，鼓舞起來，同我們連在一起，  
唱那甜蜜的和歌：『哈，哈，哈！』

晨

葉蒼岑

微風溫柔地揭開輕霧，  
——這美麗的晨之帳幔，  
雲空坦露着她的，  
啊，肉嫩的胸膛！

夜之甯靜還管着這地之一角，  
教堂尙未響晨禱之鐘，  
惟小鳥已飛躍於樹叢，

似與我爭此晨之膜拜。

聽着小鳥之歌唱，  
我便開始祈求生之力量，  
看柏林是何等的矯昂，  
但我却如將殘的蕉葉！

低語

葉蒼岑

爲的是，不負這爛熳的花期，  
便又向小園裡慢慢地踱去，  
慢慢地更踱入繁密的花叢，  
喂！花叢裏發出這樣的低語：

「這真有些使我發昏了！我愛，

我不知怎樣地更和你親密！！

或者，我須化作你的巾兒，

整日地偎在你甜密的懷裏？

『但是，這樣，又恐怕便宜了我，受呵，你說

，怎樣你纔能滿意？——

還是，請你化作一縷糖兒？

讓我好好地含在口裏……』

喔嚶停了，伊們似乎窺見了，

窺見我在這裡悄悄地佇立，……『燭』（飛

了），這是最末的一聲，

小園裏，於是又復歸于沉寂。

## 春之復活

## 我的心

華蒼岑

我的心，好比是模糊的古鏡，

斑斑的銅絲蒙閉着它生的清明。

任憑你，怎樣地摩挲和啓示，——留不下一點

兒影，留不下一點兒影！

我的心，又好比是荒蕪的土地，

叢雜的蔓草裏更生滿着荆棘，掩沒了呵，

我的小樹，我的苗，——

我得好好地清理，我得好好地清理！

## 月光中

汪蔚明

昨夜，月光蒼蒼的照在庭前，

我想起了你，你可愛的容顏：

蓬鬆短髮低低的覆在額邊，

一雙媚眼似山谷裏的明泉。

我浸在柔和如水的月光中，

就好似沐浴在銀色的明泉；

明泉的銀波皎潔，清明，柔軟，

我的靈魂于此清醒而又醒甯。

我想你：今宵水樣的月光中，

是在樓頭低徊寂寞的思念

還是在按着風琴徐歌月夜？

哦！我忘不了你歌喉的婉轉！

我身上感到了絲般的涼寒，

夜風瑟瑟；來自淒冷的天邊，

如今還是落花如雨的暮春；

爲什麼呀，夜涼就好像秋天！

夜涼就好像秋天，好像秋天！

我恐怖着，恐怖着幽暗無邊！

前宵的情熱恍如一夢，今夜，

我祇在孤冷的小院裏流連！

我是一匹孤獨無依的小鳥，

離開了甜美的愛人的胸前，——

在這茫茫如海，如海的世間，

叫我向何處飛呀？何處留連？

我要乘着月明如畫的良宵，  
化作陣陣舒徐幽細的微風，  
在你的鬢邊，你的胸前飛繞；  
除掉了你，哦！何處不是飄蓬？

### 春風搖擺着腰肢

汪蔚明

春風搖擺着腰肢，  
在歌紅的萬花中纏纏地歡舞；  
像翩翩的蝴蝶般春倦了之後，  
就悄悄地棲息在玫瑰花心，做着香夢！

園門旁走進了一個活潑的少女，  
她玫瑰色的皎顏浮着一個溫柔地微笑；  
她走到園中用她的美目凝盼，

頑皮的春風就化作一個輕夢，溜入她迷離的眼  
中。

玫瑰的芳香縈繞着淺綠的空氣，  
這當中夾着了一縷縷少女的香息；  
少女早睡熟了，在芬芳的玫瑰花旁。  
粉蝶兒在她的頰邊不住地飛來飛去。

### 對落花祈禱

戴敦智

灑一把落花於柔碧的水上——  
我捧着這空虛而將碎的心房，  
沈痛地無聲地默默祈禱；  
流吧，流到我底心所漂浮的地方，  
盛滿了我悲淒的情淚，



載滿了我無盡的哀傷。

自她含恨地飄渺地去了，

別時最後的一瞬還在這裏盪漾。

但，有誰來燃點她閃耀的心燈？

有誰來裝飾她輝燦的心房？

如同被棄的深山底破寺，

滿目凋蕭條，暗淡，淒涼！

流吧，落花，流到她所漂浮的那裡，

載着我底情淚和哀傷。

倘若你見她疲倦地獨自徘徊，

告示她吧：「早早地回到故鄉，

不然，心房將要塌成廢墟，

心燈則永遠地熄滅而無光！」

你是一種體透的強光

蔓菁

你是一種體透的強光，

能穿我的腦髓與心房，

所有羞澀怯懦和秘密，

一碰到你就無地躲藏。

你是小溪旁邊的柳條，

把我心兒縛在你樹梢，

只要微風輕輕地一拂，

我的神魂立刻蕩且飄。

我是摸捉不着的夢神，

夜夜都在我睡裡現身，  
待我要來儂你的翅膀，  
你又躲避得無影無形。

你何曾想到刺的鋒芒？  
無痕無跡地把我刺傷；  
我對你訴說我的痛苦，  
你又說我是患了瘋狂。

### 你若不愛我

黃詔年

你若不愛我，姑娘，  
甜密的笑窩呀！快請收藏。  
流水終要將落花沖去，  
漣漪祇不過成了葬花的坟場。

春之復活

你若不愛我，姑娘，  
妖媚的眼睛呀！別再流盪。  
現實終要將幻夢毀滅，  
美景徒然增加了異日的悲傷。

你若不愛我，姑娘，  
婉轉的鶯聲呀！請勿悠揚。  
等我好把心兒重埋葬，  
心兒是受了愛矢無數的痛創。

### 永遠的夢想

別 覺

假若你已經厭倦了現在的生活，  
那末，愛人，你就去吧，

三一

你去找滿意的生活去！

但倘使你再感到厭倦之時，

愛人，求你重新思念著我；

雖然這是永遠的夢想呵！

假若你已經憎惡了現在的處境，

那末，愛人，你就去吧，

你去找舒適的地方去！

但倘使你再感到憎惡之時。

愛人，求你重新思念著我；

雖然這是永遠的夢想呵！

假若你已經老去了現在的愛情，

那末，愛人，你就去吧，

你去找新生的愛情去！

但倘使你再感到老去之時，

愛人，求你重新思念著我；

雖然這是永遠的夢想呵！

我是已經嫁了的人 胡越

—

我是已經嫁了的人，

你莫要撩亂我的芳心，

待嫁的娘兒知有多少，

那里自有你愛戀的人。

瓶裏的花雖然妖嬈，

但已經是被人攀折了；  
初放的鮮花知有多少，  
你何苦戀著殘花衰草。

我是並不生得美麗，  
我爲人也不見得聰明；  
你愛人須愛個慧質者，——  
求你勿再來纏個不清。

二

我丈夫固生得醜陋，  
他也不懂得什麼愛情；  
但他爲人是十分忠實，  
他處處拿著真心待人。

我是愛著真實的人，  
我願意和他相依爲命；  
世間雖多俊美的男子，  
但誰又能夠稱我的心。

獨有你呵，惟獨有你，  
你的癡情撼動我的心：——  
我確實也還真個愛你，  
但我是已經嫁了的人。

重 婚

燕志儀

我的長久睡在墳墓裏似的那死寂煩苦的心，  
被你那柔麗的雙眼燃起了，  
燃起了愛慕的火焰。

F、青春的女神，

親愛的姊姊，

你幸福的衣角和香氣，

喚起我往年的迷醉。

黃昏時，我到樹林去，

河水訴著黃昏的幽靈，

憂愁而迷醉；

我想著你的語聲，

幸福把我的胸溢滿，

我想輕輕的死！

幸福呵，

是夢麼，是夢麼？

.....

這些年的苦思，

我竟沒死去麼？

.....

我想到麼.....

如今我又甜蜜的遇見你了，

像逝去的從前一樣。

在夜裡，我不能安睡，

我自己，在黑暗裏奔波，

我的胸為喜悅顛跳得要碎了，

幸福使得我落下眼淚。

我徬徨，我喜悅，

我輕微的呼著你的名字，

我想把久思的淚盡情的流，

我想輕輕的死！

F，是夢麼，是夢麼？

告訴我，祇要一句話，

祇要一句話，祇要一句話，

使我在你甜柔的語聲裏沈迷。

沒有什麼能平靜我的心，

他好久想念得你像要死，

請給我你熱情的嘴唇，

做重遇的贈品罷，

春之復活

F，否則我將沒安息的死去了。

### 橋頭別意

考 卽

倚遍橋欄，

聽幾聲斷腸柔櫓，把夜航催歸，

敢問搖船的人兒，你該此去不再？

繁華短夢隨流水——

流水呀！

浪花上的人生，

還經得起幾陣子波濤的衝碎？

今夜黃浦灘畔的月色，

正照着此心如醉。

天上一丸明月，

正當薰風細細，縷雲片片，

三五

春之復活

三六

淡澗輕霧之夜，

更悵觸起落寞華年。

涼透胸襟，還感傳塵心如煎。

別意呀！更追隨着此心綿綿。

漫絮般的愁思，

飛到了天海無邊。

企念着江上清風，山間明月。

雖塵海涵湧，

却喜得這個性兒澹泊少慾，

輕鷗的盟友，涼月的侶伴，

正是你的願欲。

此去呀，且把靈性兒掩埋，

權把人事兒摹學。

沿途的海上風流，——朝陽夜月，

還儘把你一點靈魂浸浴。

清風綠波，橋頭的景色如常。

握手話別，平添了離情淒愴。

再會罷！屈指半月歸來，

正逢着蛾月初黃。

煮茗快談，待叙首畢竟當再，

雖則我一步一回頭

看綠水澄波，的的情如水。

神往

冷月下：

湖水沉沉，

寒宵寞寞，

露凝林梢，

正西風蕭索。

滄波曠岸上，

徘徊着我遊魂寥落。

晚鐘歇後，

靜夜悠悠，

正是你晚課時候。

聽！小窗外，

落葉飄地，

激蕩的波聲淒厲，

知是我淒迷的吟魂在哀啼？

書樓外的枯樹，

可有寒雀啾啾？

冷月下的天宇，

可有浮雲閃流？

夢中飛越海陬，

也許是你妹妹的靈魂在獻酬。

夢魂飛渡關海，

飄落到電影渡光邊的山坡。

解開了靜止在岸旁的船纜，

輕柔地在月波上流過，

搖到了你的寢樓下，

將叩着窗兒，

叫一聲『哥哥』！

風雨裏的呼聲



風聲蕭蕭，

雨聲潺潺，

疲憊的人兒，

在消受那黃昏的淒冽。

是濕雲鎖住了翠巢，

黏斂了燕翼，

更向何處活潑潑地飛逸？

這片片凝凍了的心葉！

聽？我的淚聲呀！

如此的淒咽。

披髮跣足，

我將狂奔，

在暴風雨裏，

衝破我火紅的心瓶。

凝冷的地殼，

有時要裂迸；

堆累的雪山

有時要倒崩。

又誰說不宜，

我灼熱的心火會飛噴。

杜鵑啼血，

爲的吐盡了牠生命的火燄。

衝寒而放的花朶，

不會畏縮遷延。

突破了性靈的一切，

正是我的熱情在橫溢。

雲幕後，

有旭日掩暈。

風雨裏，

看青天顯映。

嘯號呀！

爲了你開展着的心落墨壘。

黃昏裏的人兒！

莫儘悲吟着雨淒風冽，

莫儘調弄那倦簫殘笛。

## 幽 默

我撥平了這塵積的爐灰，

焚起了馨香一瓣，

春之復活

是一星淨靜幽默的心火，

照臨着靈光閃閃。

裊裊無垠的絲絲煙串，

將穿綴上我心珠的裂綻。

我要幽思默懺，

幽思默懺這過往夢夢般的泡幻，

嫩日驕陽，

雖已在春朝的花露上成了往跡，

但秋山邊的夕照，

也會烘染起燎天的金屑。

無量數的珍重和留戀，

在這永絕最後的一瞥。

且狂樂着彌留的青春，

三九

莫效那泣血的杜鵑鳴聲淒咽。

蟬兒們夏夜的迷夢。

祇有星星兒看得分明：

夜鶯兒的酣歌蜜舞，

也受了月亮兒的冷笑哂聲。

短暫呵，這短暫的夜之輕靈，

將隨着曉雀聲而消泯。

它們呀它們，

終于要快樂不永地失却了歡忻。

殘陽裏的病柳，

請莫悲慨你往日的嬌嬈綽約；

爛熳枝頭的鮮葩，

總不會想像到陰溷漂泊。

做一朵秋晚的黃花，

做一隻冬朝的雲雀。

在霜晨雪朝，

對西風訴說你在塵海甘願落魄。

也會使波底遊魚，

豔羨那溪邊的青春倩影：

也會使橫空的燕燕，

凝聽那幽篁中的笑語盈盈。

一時，正是如花似錦的此一時呀，

已去不再臨。

往日的鮮卉，

祇剩下斜陽裏的脂點和紅淚殷殷。

雖還有餘歡可續，

我不屑再傾那壺底的殘冽；

雖還在酣醉的夜晚，

我已不想追捕那波底的圓月。

我已無力綰織那朦朧的夢絲，

再使它失魂迷錯。

我要要求一點不波的澄明，

永恆地使我此心飛越。

百年的廢墟，

已留存我迷戀深深的枯心，

已喪的形神，

不敢再把芳冽的醖酒滿斟。

春之復活

我要沉靜，沉靜，

沉靜我這節奏零亂的心音。

借你一縷佛光修靈，

照澈我一片純潔的丹誠。

我恍如在荒漠的森林，

傾聽那松聲玲玲，

我恍如在竹邊的清潭，

俯領那泉聲琤琤。

魂兒呀！如叶片兒般飛飄，

雲片兒般空輕。

是月浸在秋水，風吹了晨夢：

彷彿我的心靈。

在澹澹的溼凝月夜裏，

我恍惚獨步兒傳停。

皚皚的冰雪滿地

白羽雨裏瀉銀般的光流如晶。

這淒冷悄悄的情景如仙，

驀喚起我鮮新的精靈。

我要飛舞，冷然的飛舞，

使我倦忘的心神新生。

我要至誠至敬的沐心盥手，

再焚起馨香瓣瓣。

借重你這幽香素焰，

培戀我片月的心田。

再受你靈光的喚召，

帶我這超現實的心靈去浪散。

我要永永，永永地幽思默讞，

在夜之未央宮裏浮幻。

### 墓地之花

徐玉諾

春天踏過了世界，風光十分濶潤而且和藹：

凸凸的墓場裡滿滿都長出青草，

山果又開起花來。

我跳在小草上，我的步伐是無心而安靜；

在那小小的米一般的黃或紅的小花放出來的香

氣裏，

覺出極神祕極濃厚的愛味來。

墓下的死者呵！

你們來在何時？

你們的牀榻何等溫柔，你們的枕頭何等安適！  
年年又爲你們的同伴送出香氣來。

墓下的死者呵！

你們對人生是不是乏味；

或者有些疑惑？

爲什麼不宣告了同伴，大家都來到墓的世界？

春光更是絢爛，墳場更是沉寂；

我慢慢的提著足，向墓的深處走着。

## 回 憶

鄭振鐸

『回憶』呀！

讓『過去的悲哀，』安靜地躺在墳裏，

永久地安靜地躺在墳裏罷！

不要掘起他——

春之復活

不要掘起他！

他是魔鬼，

是一個慣於撕裂人心的魔鬼呀！

『回憶』呀！

讓『過去的悲哀，』安靜地躺在墳裏，

永久地安靜地躺在他的墳裏罷！

他已經在過去的時候，

把我的心撕裂得粉碎了。

『回憶』呀！

請不要掘起他，

我的脆弱之心禁不起好多次的搗擊呀！

黃 昏

劉大白

青山一髮，

斜陽一抹，

算值得憑欄一瞬。

這微淡的斜陽，

一寸一寸地低落。

一寸一寸地和黃昏近。

斜陽，

你讓黃昏來點綴這世界：

我却又來佔領了這黃昏。

這秘密的黃昏，

一霎時隱了斜陽，又一霎時吐了明月；

伊雖沒光明，

却彷彿懷着光明底姪。

明月還沒吐。

斜陽已經逝了；

就這一霎時秘密的黃昏，

却也值得無人獨自，一享溫存。

## 寂 寞

劉大白

向空山獨自登臨，

上絕頂峯頭小坐；

四顧無人

是入山的寂寞。

乘長風，破萬里浪，

任一葉孤舟掀簸；

四顧無人，

是浮海的寂寞。

排空御氣，天際孤飛，

只脚底煙雲過：

四顧無人，

是航空的寂寞。

這些寂寞，

都因為四顧無人，

只賸了我一個；

但萬人如海的市廛中，

又何曾有人，

肯伴着這無聊的我？

人群外的寂寞，

就得不到人底慰藉，

也許得到了人以外的慰藉。

你看那圍繞着我的自然。

是怎樣的親熱！

人群中的寂寞，

儘管萬人如海，

又誰是我底慰藉者？

別說沒人慰藉——

就有人慰藉，

又何曾把我這寂寞底根源了解？

這些無聊的慰藉，

不但我底寂寞一些無涉：



也許雪上加霜似的，  
越慰藉越教人不愜！

要消除寂寞，  
要得到真的慰藉；

倒不如跳出人羣，

和自然密接。

你看這燈火千家，

笙歌十里，

怎及得那江上清風。

山間明月？

靜

朱自清

淡淡的斜陽懶懶地照在蒼白的牆上，

織織的花枝綿綿地映在那牆上。

我們坐在一間『又大，又靜，又空』的屋裏，

慢騰騰地，甜蜜蜜地，看着。

太陽將花影輕輕地，秒秒地移動了，

屋外魚鱗似的屋；

螺髻似的山；

白練似的江；

明鏡似的湖。

地上的一切，層層屋遮了；

山上的，一層疊青掩了；

水上的，一陣陣煙籠了，

我們儘默默地向着，

都不會想什麼；

只有一兩個遊客門外過着，

『珠兒』珠兒』地，雛鸞遠遠地唱着。

## 旅 路

朱自清

我再三說我倦了，

恕我不能上前了！

春底旅路裡所有的快樂，

我會儘力用我淺量的心吸飲。

快樂到底乾涸，

我的力量也暗中流去。

恕我，不能上前了！

希望逼迫地引誘我，

又安慰我，

『就回去哩！』

我不信希望，

春之復活

却被勒着默默地將命運交付了她。——

無力的人們，

怎能行他所願呢？

焦了每次微跳的心，

竭了每滴潛藏的力：

唉，眼前已是我的屋裏了！

唉，眼前已是我的屋裡了！

疲倦電一般抽搐着全身：

我倒在地上，

我空伸着兩手躺在地上！

上帝，你拿去我所有的，

賜我些什麼呢？

可憐你無力的被創造者，

別玩弄地寵着了：

四七

取回他所僅存的，  
兌給他「安息」罷！——  
他專等着這個哩。

歌

簡又文

婦人對吾言：  
「我並非枷鎖，  
汝不會立誓，  
永久屬於我。  
男人的貞操，  
無有能保證，  
保證總成空，  
男子無常性。」

婦復言道：  
「吾友！你愁你的路，  
浪遊各地方，  
縱情勿後顧。  
多多的床中，  
任君舒肱股；  
多多的手兒，  
任君細摩撫」。

「如果你的杯，  
或會酌苦酒；  
更試比醇醪！  
看是否適口。  
但如我的唇，

仍是較甜美」，

婦人再申言，

「回來我這裏」？

## 借 火

林疑今

因爲路上拾得一隻歌，

沉重得不能過河；

所以我會把路途繞錯，

闖進了你的窩。

爲夜色已經很厚，

我問你借個火；

你遙指東南方的山坡，

說月亮帶着火在走。

春之復活

但等我走到時候。

月兒早已登上了雲頭；

牠在雲霄裏開那微笑的口，

告訴我西北的邊際有星斗。

于是我又闖到海口，

但星斗只在那兒顫抖，

說牠們的火光被流螢所偷，

所以牠們自己都帮着憂愁。

但是夜色儘管很濃，

終沒有尋出半點螢火，

于是我就在青草畔邊讀歌，

四九

揚起了我的音喉！

但是這隻歌叫來鬼火，  
叫我不要在霜下多坐，  
牠引導我緩緩的走，  
終於走進了深黑的坟墓。

獨遊

像是爲一天日光所籠照的天，  
用海的鏡子在照牠紫紅的臉。  
塗黑那灰黑的船無炊煙，  
將青蒼的雲霧散在人間。

有柳絮在樹梢上安眠，

水更是平靜得像一張紙片：  
我衣袂將青草棵棵的掠，  
是暮春的氣息在那兒發甜。

沒有昆虫可以碰見，  
沒有滴水或露珠在漪漣，  
沒有一縷遊絲在騰翻，  
沒有好花朵朵迎風顫。

何時能獨自地遨遊於如所在，  
伴着白雲飛渡薄海與青天！

暮霞

徐訏

起初是一瓣，二瓣，

慢慢有好幾十瓣，  
除了牠背景是青藍，  
活像初吻時額上的紅斑。

接着是一瓣，二瓣，  
連成了一大瓣，  
像芙蓉一般閒散，  
像荷花一樣的懶。

于是那一大瓣，  
慢慢地變成小瓣，  
但終還有一塊紅斑，  
凝在青天未散。

末了，牠是淡了，淡，  
像是淡進了我的心坎。

## 失 題

徐 訂

在這靜寂的良夜我不敢歌唱，  
因為怕驚動梅花裡凍僵的花蕊，  
還有那老松的小針要跳落池塘，  
要把池塘裏的月影弄碎。

並不是爲在夜色裏貪看月光，  
我是只想在暮裏尋求消失的美，  
但我也並沒在泥土中探訪，  
我只在草上假睡。

有一二朵野雲在山峰前奔忙，  
載走了月光給山色的嬌媚，  
幸虧是地土上浮起了一層薄霜，  
告訴我賸留在墓裏的光輝。

這時，我心像破廟裏的神像，  
三分莊嚴裏，二分是淒涼。

燕子

朱湘

天空裏銷了花的濃香，  
大氣裏冷了黃金的太陽：

鳥歌已經休歇，

只聽秋蛩鳴唱：

不見蜜蜂蝴蝶，

只有紛紛落葉——

到了如今我還不遠翔，

翔去暖的地方？

我們分別了閨中女郎；

你不要瞧着巢空畫樑，

添起心頭惆悵：

只要途中無恙，

春日還能相傍——

你看雄飛天上，

他在呼喚我疾速飛翔，

翔去暖的地方。

明年我來伴你淒涼，

談說海南的異樣風光：

柄在枝頭垂滿，

好像紅燈萬盞；

雀尾徐徐舒展，

金錢豹臥長坂——

如今我却要辭你遠翔，

翔去暖的地方。

## 十四行詩

朱 翹

我有一首詩：那天真，美麗

教我甘心輸引春的滋長，

與秋的成熟來灌溉，培養，

那惟有胎兒好用來比擬。

一直到生命達成用期，

爲了牠我不能容許思想，

春之復甦

行爲的高位上坐看尋常，

我孱弱要扶持呀，上帝！

你給我生命等到悔悟，

已經被稗性蹂躪得無遺，

如今又給我詩，你的慈悲！

放心那已經騰越的前非，

他會指點只有一條路，

在我的面前，我不會忘記！

輕 愁

蕭 巒

像小貓輕輕躡着牠的無聲的腳，

悄然地踏進了鼾睡者之家，

靜夜裏霧何時來也沒人知曉：

彌了昏暗天野，隱了遠樹枝椏。

五三



挾着一顆空虛的心我不能寐，

獨個兒蹣跚然躑躅於冷寂街頭；

霧霽下蒙罩路燈的是暗黃的光輝，

煩憂裡纏繞我心的是霧樣輕愁。

冷街上路燈給迷朦的霧氣包圍，

牠苦澀的眼睛看不清我夜行孤客；

曳着沉緩的腳步我踏不散心的陰影——

可有人偷偷的聽得出那輕悄的節拍？

寂 寞

徐 訥

我死了，但並不是病死，

也不是自己要死，

更不是被人逼死，

我只是糊糊塗塗的死！

我需要蚊虫來刺，

我願做最卑賤的事，

我願整天爲你們的衣吐絲，

我願白日爲你底心靈寫詩。

然而月兒對我不肯俯視，

天氣的冷熱對我也不關事，

萬千的人們把我當做遊絲，

連病魔也不給我一點諷刺！

所以，在我孤獨空虛的屍前，

我什麼都不要，

我祇要一隻狗永遠注視我屍身

不住地狂叫。

## 峭寒

王統照

峭寒輕斂起層層的鱗皺，

朔風把又一度的黃昏投入波心。

煙靄是一張紗幕籠着沙浮山瘦，

冷淡與荒枯——是冬晚的畫紋。

到這裡怎能得着生之緊張，

潛藏於默許裡的生機，

正等待明月的展光罅漏。

無聲的大海她胸中埋伏了洶湧的波瀾。

黎明緊接在冷靜的深夜後，

春之復活

又一天，誰知道不是又一天的氣候轉變。

## 詩人

王統照

不止請你謳歌天上的樂園，

行道中也須時時看到自己的邁步，

一段尋思一片風光一齣人生的活劇，

你要扮演可試試行走時의 脚力。

詩人先不必把彩繪的顏色想着迷人，

夢想的翻騰我與人的認識迷住自己。

不自知中唱一段激動宇宙之高歌，

歌聲壓住了人間的喝采與煩惡。

熱光在海上躍動，泛着生之潮汐，

五五

有層層波瀾表象着大海咽泣；  
泛一隻靈魂冒險的孤舟，  
自青冥浩渺處吐一口真誠的太息。

詩人、聽蘆荻間的秋聲，鳥啼在深谷寒枝，  
如今多少人失掉了古老的幽趣，  
聽，是一陣海上玄風吹大着大樂相繁音，  
夜夜爭奏，在昏蒙中急催着朝曦！

期 待

王統照

期待，一朵在想像中欲放的花蕊，  
成熟時，會變潰爛的一個苦果。  
期待，一隻藏於暗霧下嬌麗的翅膀，  
暗霧散了，纔知垂斂着中過箭傷。

引起貪饕人的食慾，拿空惆悵；  
酸澀嚙在喉頭，血滴沾污了華裳；  
奔馳黃昏的暗道，不是急性子，  
煩渴得要命，誰會願仙液與毒計？  
那怕聽一聲毛髮直立的梟鳥叫，  
反比老在說默的夜中踟躕好。  
是人都有一片歡喜恐惶的怪心；  
軟絨毯上的舞伴，破屋中的病人，  
天可憐，還能世間偷得一口氣，  
他要未來的銀光中捉同記憶。  
託憶從來找不到那是她的邊緣，  
得一段生之迷絲可牢牢地牽絆！

是嬌媚眼角流落的珍珠，是赤蛇  
舌尖吐出的毒火沒有什麼分差！  
志不在凝渾在現實中真的苦樂，  
牽絲的一端會燃起期望的烈火！

期待，牠不會在虛空中騙過人生，  
牠能用魔法引動生之力的競爭，  
期待，即是苦果與中傷的好翅膀，  
牠可是給你點相思填飲了飢腸：

## 愛的頌歌

孫懷工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我底心已流注在你底河裡。  
我想借一縷清風，

春之復活

把你底波浪吹起。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我想借一縷清風，  
把你底波浪吹起。

波浪打在岸上，

激成粉碎的白沫子。

愛呵，我心醉了你了！

波浪打在岸上，

激成粉碎的白沫子。

粉碎的白沫子呀，

你可將人們底心琴打碎！

你，宇宙底永久是你底生命！

五七

宇宙底偉大是你底願力！

你能够將人們底心琴打碎！

愛呵，我心碎了你了！

靜境

王蘊照

星光照在深黑的水中，

松聲微動在疎星的光裡，

只聽到水鳥拍翼的聲音，

只聽到遲緩的細語。

散着的花香，

吸着的清氣，

在夜之靜境裏，

在心的沉澱的飄蕩裏！

波紋被燈光耀動：

並且耀動了我的心迹。

香草爲溫風吹拂；

並且吹拂了我的煩慮。

但有一種深沉的感動，却仍然附着在我心底！

靜境呵！

靜的一切呵！

我何嘗願拋棄你！

只是要使我如何能得常常留戀你！

我不願意再高呼着生呵，動呵，

都是人間的自縛之繩索呵！

那里及得上靜境！

靜的一切呵！

使我生出甜蜜的嘆息！

我過分的疲倦了！

我也過分的對於人生沒有生的力！

我切願永久：永久地沉在靜默中！

常吸着靜中的甜蜜！

但靜境呵！

靜的一切呵！

我不願拋棄你！

我更有何法常常來留戀你？

## 人生的領域

王統照

只是有斑痕的迹象，

春之復活

只是發青光的恍惚呵；

只是偶然嗅到的迷香呵；

這正是人生的領受——對於無盡的領受，

暴風起了；

迹象滅了；

青光失了；

但偶然嗅到的迷香，又被風吹散去。

只此便已足呵！

是人生之刹那的領受的迴環！

一個夢罷了，

我明明記得將淚珠穿在髮上。

無數的淚珠，

化爲無數的明星，

綴在天半——淡黃色之夏夜的天半。

但淚珠是什麼呵？醒來時

却滴在枕畔。

哦！人生之領受，也是有這樣的奇幻！

迹象的斑痕呵！

恍惚的青光呵！

少頃間嗅到的逸香！

醒的淚珠！

人生的領受，不是過於吝少了嗎？

然只如此呵，

又誰會得常常享有！

呈 F. T.

我底新生

冷 歌

夜幕下才于於幽長的柏油路旁，

渺茫的雙影在星光底下搖晃；

愛底旅程從脚跟兒滑過去，

一秒一分——數不清哪。

情緒是縱橫的絲網，

眼波兒凝視好像烈焰；

觸着肌膚讓微溫相通吧，

——分明心兒在狂跳了。

燈光籠罩一顆美麗的臉，

是色調的美嗎？

靜穆裏透出細碎的秘語，

爐火象徵了愛的纏綿。

一針一線牢牢結着愛底憑據，  
冰冷的心開始在緋色裏沐浴；  
愛組織成精緻的花紋，  
我底新生就藏在這花紋裏。

## 洋車夫

臧克家

一片風嘯湍激在林梢，  
雨從他鼻尖上大起來了，  
車上一盞可憐的小燈，  
照不破四周的黑暗。

他的心是個古怪的謎，  
這樣的風雨全不在意，

## 春之復活

呆着像一隻水淋鷄，  
夜深了，還等什麼呢？

## 撿煤球的姑娘

臧克家

一堆拉拔，春風在上面  
吹不出美麗的花朵，  
淘金似的，小姑娘們，  
把希望放在指頭尖上。

塵霧迷了人的臉，  
連心也全是黑色了！  
她們的青春不見開花，  
暗暗地憔悴了，在黑風裏，



## 女子的笑渦

徐 詩

以前的太陽下面曾經有過，

風雪的中間也是很多，

菱塘的上面常常掠過，

桑樹的梢頭也曾掛過。

水面上伴過鴨，陸地伴過鷺，

山林間也影響過啄木鳥的歌，

在稻花已香的時候，

也會停在禾穗的頂頭。

也會伴着犂伴走着鋤，

伴過補魚的網捉蝦的籠，

也會在茫茫的海上隨着帆走，  
也會散在深山裏沙漠的盡頭。

然而現在，那所有女子的笑渦，  
都進了野鴨絨，天鵝絨的被窩！

## 神奇的事

歐水氏

情人：前來聽我言！

有一奇事洵奇極。

我今盡情告汝知——

這是春來的消息。

嚴冬雖仍在太空，

大地枯寂枝頭禿，

今日我見春已來，  
野外草中自躑躅。

籬前枯樹經手撫，

指痕生色何青葱；

頻與簷下鳥雀語喋喋，

又對紅花翠葉語喁喁。

雲鬢低垂面外遮，

姿容嬌嬈妍麗絕；

無奈忽忽便即離，

春色赧然含羞澀。

時令未至春不留，

春之復活

雖不留兮春苦醒，

挑動萬象之春情，

驅散人心的哀影。

我今告汝得意的消息。

引吭高歌歌入雲；

神奇之歌爲汝唱，

萬古奇事總是春。

是耶非耶

是耶非耶，

彷彿她悄悄她來了，

淡裝素服，

體態輕盈，

石民

在這黃昏的寂寞裏，

既沒有步聲，

亦沒有影子，

她來了，

來自那被忘却的國度裏，

因為她知道，

每到這時候，

我迴避了人們的耳目，

回到我的幽居，

一片心香，

等候她的降臨。

不用招呼，

不用寒暄，

她坐下了，

伴着我，

靜默是我們深情的言語；

我的眼睛不敢正視，

但是，陰暗裏，

我知道她的面目；

而且我不敢拉她的手，

或觸到她的髮膚，

怕的是冒犯了，

她將忽然逝去。

我們的幽會，

常是如此。

然而，她與我雖這般熟識，  
雖則她的音容這般珍藏，  
在我的心之深處——  
可是我至今說不出她的名字。

### 別把池岸弄暗

徐 詒

荷葉上是何人的淚？  
請別把荷葉壓碎，  
因為愛荷的人兒就要來歸，  
會問弄碎荷葉的是誰。

那時池中的蓮花已睡，  
正楊柳偷約漣漪的水；

春之復活

只有我在那池邊徘徊，  
誰？像有人在隔岸私窺。

有那柳絲在岸邊輕揮，  
知是微風在掃月兒的光輝，  
請別，別把那池兒弄暗，  
因為我們是約在月明時候相會。

去 後

劉廷芳

我們去後，此地依舊有花開，  
如同這朵鮮花一樣。  
我們的青春去了，  
還有十萬春來。  
此間依舊有人，

六五

歌頌未變桑田的滄海，  
種花的園丁舉起頭來，  
依舊看得見白晝與蒼穹。

我們的腰肢要變成塵土，  
在無情的世界中飛逝。

但此間依舊有風能歌唱，

與我們所歌的詩篇一樣。

我們去後，天半的星辰，  
不會隨着我們消滅。

## 深夜的街頭

徐訏

街頭有點意外的模糊，  
樹影更顯出黯淡。

黑天的星兒疏朗得可數，  
我把我脚步兒特別放慢。

夜賣聲顯得這樣清楚，  
我心頭浮出了三分疲懶，  
風來時有一聲咽鳴，  
告訴我春意已經闌珊。

有誰在詢問道路？  
還是在冷角上打寒顫？  
還是在黃昏時候迷了途，  
等這深夜時候來長嘆？

我要尋着牠來對牠細訴，

我心緒是這樣的麻煩！

我並非爲倦腿找個地方來住，

我在爲胸中的話找出處。

前面那可是我熟識的脚步！

我希望多有一層緩慢，

讓我趕完這一段路途，

追牠同到燈明處去閒談。

## 追憶

劉廷芳

倘若我回到

梨花壓牆的舊居，

在雪風怒號之夜。

壁爐中再添滿了紅煤，

春之復活

熄了燈——像當年

在殷紅的火光前，

把着雙膝靜候你，

這一次——

他可能讓你歸來？

絳角輕裘的外衣脫下，

依舊放在秋海棠的窗邊，

我也爲你檢出象牙梳，

並爲你作桃紅的髮結。

倘若你願意，我喚醒小蓓蒂，

火光中、壽字氈上，

坐我倆的中間。

六七

她能講你或者愛聽的故事，

忍心慘別後的五長年。

倘若我回到

梨花壓牆的舊居，

在雲風怒號之夜。

只一次——

他可能讓你歸來？

黃昏與孤寂

麗尼

是這樣地我又帶回了我的疲乏的身體，

啊，這不是我的卑微之居麼？

說什麼卑微之居呢？

總是個安身之所在罷。

疲乏固然是真，但是，生活是必須的，  
那麼，當太陽下去了，我們相扶而遊，  
夜晚，就相對而談心或者飲酒，  
難道還懼怕一個不速之客的闖入麼？

尋夢的人

麗尼

請說罷，你是誰，闖入了我底夢中？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但是我却從沒有  
一個安寧的夢；你常來的是什麼呢？  
一個葡萄或一個無花果麼？

但是，我爲什麼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我這樣告訴你，

當我覓求的時候，你會來，會來帶給我一些禮物；你的衣服是不是黑暗的呢？

我沒有想到有光明會照臨我，

但是，我爲什麼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

夢於我是怎樣一個煩亂呢？你想。

我沒有怨尤或者後悔，因爲我說

我是一個尋夢的人。

你的來倒如何的安排？我猜想不出！

但是，我爲什麼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

什麼不是一樣呢？對於一個尋夢的人！

夜深，你是隱藏着，沒有讓我

認清你的面容：你不是我所期待的麼？

無論如何，我是有一些疲倦了，  
但是，我爲什麼有了如此悲涼的接受！

### 感傷的少女

麗尼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吸着人名的風。

是有月光照着那婆婆的樹影。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是想落下淚來

——然而却祇隱忍，

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夜已半，醒來，聽見了如同呼喚人名的風。

是有白的鬼影在眼前閃跳着。

不自主地來了恐怖和淒切，幾乎想落下淚來，



——然而却祇隱忍。

雖然哭。是不能安慰自己的。

提起了筆，寫，寫給遠方的人。

然而，找不出適當的話。

只說道，親愛的，我在這裡病着，

而且思念着你。

我感覺得一切如夢。朦朧而且易於消逝。

我感覺得昨日不能夠延長到今天。

我感覺得死神會有一天降臨到我，

而且來携着我一同去。

告訴你罷，我感覺得死於我是更爲幸福，

告訴你罷，我感覺得生命是沒有意義？

告訴你罷，假使我對於生命還有留戀，

我就不會躲避着你了。

今天我會哭泣，

是因爲看見了那浮橋之幻影，

你的記憶，如今

也祇能讓我在幻影之中追尋。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筆，垂下了，放在不整理的桌上，

蒼白的臉映着慘澹的燭光，

似乎是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

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風，吹得更急了，如同有人哭泣的聲音，  
月，沉落了，夜要走到牠的盡頭，  
蒼白的臉映着慘澹的燭光，  
似乎在舉行一個哀悼的葬禮，  
頭俯伏着：想哭，已經不能了。

## 流浪者之夜歌

龐尼

1、

啊，請賜與憐憫，神，  
請示給我以明天，  
今夜我如同落葉飄零，  
不知道何處可以容身。

春之復活

頭上燦爛着星星，  
曠野是這般寂靜，  
一切都已經沉默，安眠  
惟有我是彷徨着，清醒。

2、

我是探索着我底途程，  
永不能找得勇氣前進。  
星星，請導我前行，  
請示給我以眼睛，  
祇望你有輕微的聲音，  
停落在我脆弱的心絃。  
我歌唱不能成聲，

七一

夜露是如此寒冷，

這戰慄的情懷是淒清，

這旋律訴了我底哀情。

你知道我是漂泊經年，

祇爲這無歸宿的深心。

## 有聞

林庚

荷葉的香氣中，

冷露上仍有朝霞的顏色。

告訴我，在清冷的早晨

究竟最宜於想些什麼？

陰天的午後，

幾把破舊藤椅，

花與綠葉，

靜聽着人口中的話。

風從身邊吹來，

遠處灌溉豐滿的水田，

總不是在眼前，

便只想着斜陽，

天晴了映在水裏的麗影。

## 一人

林庚

一人啣着一枝烟，

在牆角坐下，

我開始愛這樣一天，

嘗烟尾的苦味。

夢裏的回想，  
敲軟了自憐的心，  
在我醒覺，  
拭去了眼角的淚，  
我輕輕的悔恨。

衣架上的塵土，  
漸變了顏色，  
灰厚的，  
終於搖落，  
一件大衣，  
耳邊的脚步，  
知道是有人走過。

---

獨自裏埋一枝花，  
爲了它在冷風中顫抖，  
遠年古老的城中，  
街巷的名字，  
記得的，  
又被許多人記起過了。

夜來的風，  
吹醒了希望，  
像星光  
淡淡的  
晃在眼前。

是你撕碎了我底心海惶

1、

在非常美麗的春天，  
一切花兒都在爭豔，  
這時我的心中  
燃起了愛戀。

在非常美麗的春天，  
一切鳥兒都在歌唱，  
這時我向姑娘  
表白了我的愛慕和熱望。

2、

從我浙瀝的淚裡，

迸出了許多鮮妍的花，  
而且我的嘆息  
也變成了夜鶯的歌曲。

假如你真愛我，我的人兒，  
我便將這些花兒一齊送你，  
而且在你的窗前還會唱起  
夜鶯們的歌曲。

3、

薔薇，百合，鴿子，太陽，  
這些我都曾樣樣的愛賞。  
但是我現在不愛牠們了，我只愛那  
纖小的，美妙的，淨潔的，惟一的；  
我的姑娘，一切熱情的泉釀，

是薔薇和百合和鴿子和太陽。

4、

假如我一看進你的眼裡，

我所有的痛苦便都消匿；

假如我再吻到你的嘴唇，

那真會健壯了我的身體。

假如我倚靠在你的胸上，

便向我襲來了天上的樂趣；

假如你再向我說道：我愛你？

那我真會滂然的流涕。

5、

你的臉兒是多麼可愛而美麗，

這是我年青時候會在夢中見的，

春之復活

牠是如何的溫柔和天神一般，

而今這樣的蒼白了，蒼白得這樣慘澹。

只有這雙嘴唇，還是紅的；

可是不久死神也會來吻伊。

天上的神光將要永遠逝去，

這是從她溫柔的眼裏射出來的。

6、

將你的臉兒放在我的臉上，

於是我們的眼淚流成了一行；

將你的心兒緊貼在我的心上，

於是我們的愛火燒成了一團！

假如我們熱淚的河，

七五

流在這絕大的火裡，  
假如你被擁在我的懷裡——  
我將爲渴戀而死去。

7、

我願將我的靈魂  
浸在百合任的夢裏；  
百合定會朗然的歎獻  
一首我的愛人的歌曲。

歌兒一定抖擻而顫震，  
如同親吻她的嘴唇，  
她曾經和我這樣的熱吻，  
在那非常甜蜜的時辰。

8、

星兒懸在天空，  
一動也不動，

好幾千年，含着苦情，  
彼此的死看着眼睛。  
牠們談出一種話語，  
語詞繁多而又好聽；  
但是沒有博言學者，  
能够明白這種話情。

可是我曾學過這種話語，  
而且不會把牠忘却；  
愛人的臉兒是朵絕世的花，  
這就是我聽明白語言的文法。

在歌兒的翅上，

我的愛人，我將你載去，

去到恆河畔的草場，

我知道那兒有個美麗的地方。

那邊靜寂的月華裏，

有座花園紅英紛飛；

蓮花在靜惜的候着

她可愛的妹妹。

紫羅蘭微笑得動情，

而且仰首望着繁星；

薔薇在悄悄的述說，

芳香的故事蕩入耳邊。

奔騰而來，傾聽着，

是溫柔的，聰明的羚羊；

而且在那遠遠的地方，

洶吼着神聖的河浪。

我們要在那兒躺下，

躺在椰子的樹蔭裏頭；

飲着變愛和憩息的美酒，

夢魂兒幸福悠悠。

10

我並不抱怨，縱然我的心兒碎了，

我永遠遺失了的愛人！我並不抱怨。



你在鑽石光中是如何的明朗，  
而你黑夜的心裏沒有一點兒光亮。

這我久已明白，我確在夢中見你，

看見你的心中棲着黑夜，

而且有長虫吮吸着你的心血，

我看見，我的人兒，你痛苦得這麼劇烈。

11

誠然，你雖痛苦，而我沒怨恨；——

我的愛人，但我們都是痛苦的人！

直到死神來毀掉了我們病殘的心，

我的愛人，我們都是痛苦的人。

我看見嬌笑浮游在你的嘴上，

我看見你的眼睛放着傲然的光，  
我看見莊嚴聳在你的胸上，  
而你依然的痛苦，和我一樣。

無形的痛苦顫動了你的嘴唇，

滿眶的淚絲蒙着你的眼光，

莊嚴的胸中埋着隱秘的幽恨——

我的愛人，我們都是痛苦的人。

12

這是口笛和提琴的演奏，

這是喇叭之鳴聲的鳴都，

這是我滿心熱愛的人，

開始了結婚的旋舞。

在鑿鼓的喧闐之中，  
夾着悠揚的笛聲，  
這時顫震而噓鳴了，  
那些善良的天神。

13

難道你已完全忘記，  
我是多麼長久的蘊在你的心裡，  
你的心是如何的乖刁而且甜蜜，  
無請那兒都沒有比你更乖甜的。

難道你已忘記愛情和痛苦，  
牠是怎樣的苦迫着我的心，  
我不知是否愛情大過痛苦？  
我只知是同樣的忍受不住！

### 春之復活

小小的花兒知道。  
我的心兒是傷得如何的深了，  
牠們將要和我同哭，  
以澆洩我的痛苦。

小小的夜鶯知道，  
我是如何的悲傷而且病了，  
牠們將要爲我唱起  
一首非常娛快的歌調。

金光閃爍的繁星，  
牠們知道我的悲哀，  
牠們要從天上下來，

以慰安我的胸懷。

我的心事誰都知道不清，

只有一個人兒明白我的苦情：

確乎是她親手撕碎，

撕碎了我的心。

聽

琴

1、

這裡是臨水的鄉村，

這時是殘暑的黃昏；

這邊是誰家院落；

深深的掩着重門。

高牆們不住，

從柳陰中送出了冬的琴聲。

琴聲剛止了，

又聽得歌聲清脆，好像是出谷的雛鶯。

唉！牆裡的琴聲。醉殺了牆外人！

2、

這裏是臨水的鄉村，

這時是殘暑的黃昏；

仍舊是這家院落，

仍舊是掩着重門，

仍舊是柳陰擁護着高牆，

却沒有昨晚那琴聲。

然而聽琴的人又來了，

唉！牆裡的琴聲，愁殺了牆外人！

3、

這裡是臨水的鄉村，

這時是殘暑的黃昏；

仍舊是這家院落，

仍舊是掩着重門，

仍舊是柳陰擁護着高牆，

依然又有了琴聲。

聽琴的人依然來了，

唉！牆裡的琴聲，喜殺了牆外人！

4、

暑氣漸漸的退了，

風露慢慢的淒緊。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

牆裏頭一天天的彈着琴，

牆外面一天天的有人來聽。

春之復活

唉！好一個耐性的聽琴人！

5、

秋天漸漸的過完了，

風露格外的淒緊。

牆外的楊柳，

已慢慢兒的禿了頂。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

那聽琴的人兒，沒有一天不來聽。

但是，一天，兩天，……聽不到甚麼，

然而那聽琴的人兒，沒有一天不來聽。

6、

霜嚴寒氣重，

已是冬天的光景。

這寂寞的清夜裏，

八一

春之復活

那聽琴的人兒又來聽。

聽不到琴聲，

却聽見兩個女孩子的聲音，在那裏談論，

一個說：『我家小姐彈得好琴！』

一個說：『自從他嫁了，我們四個月沒有聽見

這樣好的琴聲！』

唉！可憐的聽琴人！